

迦密愛禮信中學 王佩雯

假如我是灰姑娘的家人.....

某年 一月二日 陰

今天媽媽向我公佈了她即將與一位商人再婚的決定，並且告訴我再婚之後就要離開這個家，搬去那位商人的家中生活。但這怎麼可以呢？這怎麼可能呢？難道她已經忘掉爸爸曾經與我們共同生活的日子了嗎？對我們而言爸爸的存在難道不是不可替代的嗎？我們怎麼能夠這麼輕易地背叛他去認另外一個人做父親呢？

我無法相信媽媽做下的這個決定是認真的，心中的質問差點就要脫口而出，但是看著她期盼中又帶著些許小心翼翼的神情，我最終只是沉默以對。

某年 一月三日 陰

輾轉反側了一夜，終於接受了新的爸爸與即將離開這個家的事實——或許這對媽媽而言是最好的決定了吧？畢竟爸爸雖然是一位稱職的父親，但卻從來不是一個合格的丈夫，我沒有反對的理由。只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心裡突然感覺空蕩蕩的，像似非常、非常地難過。

某年 一月十日 陰

媽媽帶著我去見了那名富商，他看上去似乎是個不錯的人，希望他以後能好好對待媽媽。

某年 一月十二日 陰

原來那名富商有一個女兒，比我小。

某年 一月二十五日 陰

我的繼妹似乎不太喜歡我，每一次與她談天時她總是沉默地低著頭，或是靜靜地看著窗外游動不止的白雲，只是偶爾會回過神來向我點點頭或搖搖頭當做是回答，不讓氣氛繼續變得更為尷尬。我與媽媽抱怨過這件事情，但她總是安慰我說這是正常的，

畢竟繼妹早前失去了母親，父親又常年出差在外，難免會比較內向，我總是要讓著她一些，多關心她一點。我知道這是我作為她的姐姐應該做的，但是有時候難免也會感到些許疲倦與委屈，得不到回應的感情是一曲鋼琴獨奏，寂寞又冰冷，或許她也是在怪我們奪走了她心中媽媽的地位吧，或許她根本沒有把我們當成家人看待。

某年 一月二十七日 雨

今天在學校被同學嘲笑了，說我是拖油瓶，新的爸爸肯定不喜歡我，朋友的媽媽們也總用隱晦著同情的眼神看著我。可是為什麼呀？繼父總是會記得從遠方帶禮物給我，也總會抽時間和我們一起聊天，我們還計劃著一起去旅行，為什麼繼父一定會對我不好呢？我不喜歡他們這樣隨意的揣測，可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卻無從反駁，只感到無力，而且今天回家途中突然下起大雨來，全身都濕透了，雪上加霜，實在是太倒霉了！

某年 一月三十日 陰

發燒了，渾身都難受，沒辦法和他們一起去郊遊了，雖然笑著說讓他們玩得開心，但是獨自一人在這個並不熟悉的地方卻讓寂寞油然而生，突然覺得自己像是被拋棄了的敗家犬，與這個家格格不入，或許我真的是個多餘的負累吧。

我合上胡亂塗抹的日記本，撐起身體，重重地倒向床上。用手將自己用棉被捲起，我放鬆皺起的眉頭，逃避似的進入夢鄉。

耳邊隱隱約約傳來了一陣壓抑后的交談聲，窸窸窣窣的聲響伴隨著一陣好聞的食物香氣從不知名的地方傳來，一陣朦朧後，我不自覺隨之睜開了眼睛。先注意到的是床頭柜上的保溫杯，原本空蕩蕩的杯子里重新盛滿了溫水。誰裝的？我愣了愣，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。房間的門把突然被轉動，繼妹的身影從門後出現。

「你醒了？」繼妹看著我，小聲地說到。

「嗯……你們不是去郊遊嗎，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？」我吃驚地問到，畢竟繼父為了這次郊遊早早做下了許多預備，照預定他們要玩到晚上才能回來。

「我們沒有去，」繼妹再次開口，「——我們想等你一起去。」

說完後她似乎有些尷尬，又像似有些害羞，匆匆丟下一句「——我去拿粥！」就連

忙把門給合上了，然後門後傳來她呼喚繼父的聲音，像似在說「姐姐醒了」和「盤子在哪裡？」我呆呆地抱著棉被，一時間不知作何反應，只覺得一股酸澀感從內心升起，像似溫暖，又似愧疚。

猶豫了半響，我終於下定決心，掀開棉被，敞開房門，向在廚房的妹妹露出了微笑：「我們下次再一家人一起去玩吧！」隨著話音落下，我深藏已久的不安與委屈也終於，像似融化了的冰雪一般，漸漸消散於空氣之中。

童話中的灰姑娘需要王子的拯救，重組的家庭往往困難重重，但如今的我終於敢向所有隱晦試探的視線大聲宣告：「我的家雖然是拼貼而成的布，是破碎過後的水晶鞋，但它依舊很美。」它是我的歸所，是我的後盾，至此，我終於重新有了根。

